

散文

垂钓乐

李超

在我的书斋里，挂有一幅原河南省人大副主任侯志英先生的书法作品，四尺整宣，上写“垂钓乐”三个行草大字，遒劲雄肆，气度非凡。论起这幅墨宝的由来，还要从钓鱼说起。

我学会钓鱼，是在一场大病之后，居家静养。朋友怕我再惹出病来，出外钓鱼的时候常常喊上我。开初自然是空手而归，后来稍有斩获，于是兴趣渐浓，装备了精良的钓具，还订了一份《中国钓鱼》杂志，研究钓法磨炼技艺。时间长了，我对各种鱼的食性有所了解，如钓鱼蚯蚓最好，钓养鱼塘要用人工喂养的饲料。鲤鱼吃素，鲇鱼吃荤，草鱼荤素皆食，野草地逮个蚂蚱或掐个草尖挂上，就能钓到草鱼。在钓法上鲤鱼钓底，草鱼钓半水，鲫鱼最好用台湾钓法，上鱼又快又灵敏。鲤鱼吃食慢，草鱼吃食快，鲫鱼嘴小，浮漂点上几点，沉下两目，即阿斗抬竿中鱼。

渐渐地，垂钓成了我生活中最大的乐趣。清人王士禛有一首钓鱼诗写得真好：“一蓑一笠一扁舟，一丈丝纶一寸钩。一曲高歌一樽酒，一人独钓一江秋。”我觉得，这才是垂钓最高境界。当朋友们钓兴渐无的时候，我却钓兴日浓，常常一个人外出垂钓。有时坐在水边，望天阔云淡，河水澄碧，垂纶

水中，思绪悠长。有时兴发，索性光了脚伸入水中，踩在青石茵茵的苔藓上，滑滑的浸润肌肤，只觉得心爽气清，心旷神怡，觉得心被洗净，病被洗除，洗除了思绪中世俗的尘杂。有时坐在河边，不知不觉间，仿佛自己也成了水中游鱼，天边翔鹤，身心透亮，与自然融为一体，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。有时累了，躺在青草地上小憩，泥土的醇味，水的腥味，草的青味透进肺腑，熏得昏昏欲睡。有蚂蚱在脸上跳过，有青芦叶在耳畔轻拂，渐渐地便进入了梦乡，梦境中一片洁白，一片青绿，一片澄碧……待从梦中醒来，伸展着身体四肢，仿佛经过了一次羽化的过程。此时凝神远眺，只觉得水岚烟树，像一片洒落在宣纸上的水墨画，兴之所至，吟得小诗一首：

雁鸣湖畔小桥西，垂钓竟日不为鱼。一川烟树濡墨染，天高时见鹭鸟飞。

钓鱼使我亲近了自然，愉悦了身心，康复了病体，也渐渐使我在圈内小有名气。有一次县委宣传部部长找到我，说原省人大副主任侯志英先生要来钓鱼，请我作陪，我欣然应允。部长在向我介绍时，说：“这是钓鱼协会的李会长。”侯先生非常谦恭，对我言必称会长。垂钓的时候侯先生见

我频频上鱼，竟扔下手中钓竿，跑来为我取鱼，有一次不小心还被扎破了手指，其情其志，如返老的顽童。中午用过便餐，部长已命人备好了纸笔，请侯先生题辞留念。侯先生题辞后，又特意拿起腕笔，在四尺整宣上写下“垂钓乐”三个大字赠我，这便是我书斋中墨宝的由来。

与垂钓结缘，钓出了情趣，钓出了意境，也钓出了我的诗情。坐在河边，

我又写了一首《垂钓》诗：
最是宜人四月天，微风芦荻小河边。
长竿垂下思绪长，独钓风月半日闲。
饿食鲜蔬瓜果，渴饮新醅意盎然。
日午柳岸眠清槥，诗魂入梦醉神仙。
垂钓乐，乐在静，乐在远，乐在幽，乐在闲云野鹤的情怀，乐在抛却尘俗的雅兴。乐在亲近自然，有益身心。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。”垂钓亦如是。



鹿鸣山谷静(国画)

向亚平

郑邑旧事

御史官与刘南岗村

连德林

刘南岗村，位于市区东南七公里，为管城区南曹乡的一个自然村。

据村民世代相传，约在清朝乾隆年间，刘氏家族中有一人在京城任三品御史官职。当时在郑州城内西大街中段路南侧(现市中三之东)，有刘家府邸，时称御史大院，后改称刘家胡同。刘御史退职返乡后久居府邸。期间，要把所集银两购成良田，以备后代子孙享用。在购田过程中，一管家暗中做了手脚，在州东南购了千余亩沙



雄镇南天(国画)

卢峰

岗荒地。刘御史下世后，孤坟葬于西北五龙口村，墓前立有高大的蛟龙碑(此碑文革中被毁，坟头被平)。俗话说，兴业好比针挑土，败业如同水冲沙。接下来的不几年，由于后人的无度挥霍，加上管家不择手段的挖墙脚，把刘家借大的一个家业，折腾的一干二净。

刘家败落后，有刘氏一支兄弟二人来到州东南祖上购的沙岗荒地开始拓荒创业。因这里分布着大大小小的黄沙岗，荆棘遍地，杂草丛生，又居七里河之南，当地人称其为“南荒岗”，简称“南岗”，自刘氏定居后也代称为村名。民国二年(1913年)编修的《郑县七区总图》及1980年郑州市郊区的《郑县七区总图》均标注该村名为“南岗”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管城区在进行地名普查时，辖区内苦于重名，顺应村民意愿，经市地名办公室批准，定村名为“刘南岗”。在以后出版的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地图和区志，均标注该村为刘南岗。至2008年初，刘南岗村共有刘姓村民130户，人560余口。从扎村时的兄弟二人作为第一代算起，至今已有12代。

现在，昔日的荒凉沙岗，已变成了都市内的村庄，所以村民欣喜的赞颂道：管城地段刘南岗，拓垦扎村始为荒，历经二三十余载，欣逢都市新村庄。

如同有阳光也有阴影一般，“神州大地绝无仅有的历史标本”——内乡县衙既有黑暗的一面，也有堂皇的一面。为了维护统治秩序，古代官衙也在极力标榜廉洁为民，特别是内乡县衙保留下来的一些建筑，可以说是古代衙门清廉文化的见证，在我们静思回味之际，定会受益匪浅。

一是照壁。内乡县衙的大门正对着一堵单立直壁抱榫墙，叫照壁。其上绘一怪兽，

姓，秉公执法，若徇私枉法，天理难容。

三是三院禁约碑。内乡县衙大门外东侧，立有两通明代保留下来的石碑，这就是县衙的镇馆之宝“三院禁约碑”。碑上的内容主要是规定各级官员的来客接待标准，力戒吃喝奢靡之风。“三院禁约碑”被称为“刻在石头上的反腐宣言”。据说像这样认真地刻在石头上的反腐喝浪费规定，全国独一无二。

二是戒石坊。县衙仪门与大堂之间的甬道上有一个三门四柱的石质牌坊，叫“戒石坊”，它面南刻“公生明”，面北刻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，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”的铭文。此官箴是北宋书法家黄庭坚受太宗皇帝之命而书，立于大堂之前，使知县坐堂理事举目可见，以警示官员要爱护百

盛行，内乡作为交通要道，接待来往官员的驿站不堪重负，时任内乡知县的易三才等人为减轻百姓负担，恳请上级有关部门批准，立下了这通“三院禁约碑”。碑文中对接待官员的标准做了明确的规定，什么级别的官员膳银多少都有详细的限额。“三院禁约碑”中的相关规定，旨在整顿奢靡之风，提倡下级官员敢于抵制和告发上级官员的奢侈浪费行为。

内乡县衙中这些具有警示作用的建筑，都在告诫官员们要勤政爱民，求真务实，清正廉洁，公正执法。如果都能从这些古衙建筑瑰宝中汲取营养，得到启迪，就能克服浮躁、懒惰、官僚、争利等不正之风；就能正确对待自己手中的权力，认认真真、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好事、办实事。

古语

古衙中的清廉文化

谢玲

名曰“贪”，是传说中的贪婪之兽，能吞下金银财宝，尽管它的四周和脚下都是八仙的宝物，但它仍不满足，还想吞吃天上的太阳，结果利令智昏，掉下悬崖焚身碎骨，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可悲下场。“贪如火，不遏则燎原；欲似水，不遏则滔天。”千百年来的悲剧给人们以明鉴和昭示，以此来警戒官员们要清正廉洁，勤政为民，不要贪念焚性，祸害百姓。

二是戒石坊。县衙仪门与大堂之间的甬道上有一个三门四柱的石质牌坊，叫“戒石坊”，它面南刻“公生明”，面北刻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，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”的铭文。此官箴是北宋书法家黄庭坚受太宗皇帝之命而书，立于大堂之前，使知县坐堂理事举目可见，以警示官员要爱护百

盛行的，而且又多么的具有现实意义。以上说明，选择不但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，而且有着深邃的思想内涵和本质内容。其一，人生的过程，生命不息，选择不止，人生重在选择。其二，人生不同的选择决定着不同的人生道路，选择不同，结果不同。其三，选择有高尚与低下之分，有正确与错误之分，有适度与过度之分。不同的选择，体现出不同的人生态度、价值观、世界观，体现出不同的人生态度。从评价个人成长是否成功而言，选择是个人的能力和本事。遇事能拿得起放得下，自是选择造就了人生的精彩。

解决，采取什么办法，既需要勇气，更需要智慧。思路对头，方法得当，措施得力，态度平和，即可迎刃而解，天大的困难也不在话下，就会知难而进，还能做到“吃一堑，长一智”，获得丰富的阅历，受益匪浅。而假如不会选择，缺乏知识，不懂得选择，或只看表面现象，不作深究，盲目选择，就要吃亏的。例如有这样一道选择题：选择1，今天一次性给你100万元；选择2，今天给你1元钱，连续30天每天给你前一天两倍的价钱，让人进行选择。许多人假思索地选择了1。然而，选择的结果，选择1者只能得到100万元，而选择2者竟能得到5亿多元。由此看出，选择对人们的生活渗透到无处不

随笔

人生与选择

周广生

为何要谈论选择？因为人生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。无论是谁，不管从事何专业，也不论你位置有多高，权力有多大，财富拥有多少，不管是男是女，都离不开选择的问题。自古就有人用这样两句话来概括男女的人生命运：“男怕选错行，女怕选错郎。”此话未必完全正确，但它充分说明了选择对人生的重要性，值得认真思考。

讲到人生的选择，有人曾这样形象地进行比喻：一个人，除了对自己的生身父母不能选择以外，其他所有的事情包括死亡都可以进行选择，而且对很多事情还必须作出选择。

例如，一个人有了子女之后，有的就要选择保姆，再稍大一点，就要选择托儿所幼儿园，待到上学时，无论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到考大学，都要选择学校。既使考上了大学，也还要选择专业。人到了成年，就需要选择对象。谈恋爱、结婚，也要选择大吉大利的日子。有的地方叫“选好”，意思相同。结婚后怀了孕，该分娩时还要选择医院哩，否则，信不过，你就放心。

人生有没完没了的选择。选择什么工作，从事何种专业，到什么地方做事，这都是人生中的道道重要的门檻。对这些尤其需要作出选择。而且

对这样的选择，对很多人来说不光是一个人的事，父母、老师、兄弟姐妹、亲朋好友，都非常地关切，甚至一个人就业时会有许多人帮助选择，出主意，想点子，找门路，托人情。就是行找门路、托人情之事，也是要掂量再三去选择人的。

除了工作之外，一个人买股票、基金、期货，更需要进行选择。没有人拿着大把大把的钱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看也不看，问也不问，就去买股票、基金、期货的。

不说就业、工作、买股票、基金、期货，人的生活当中要选择的事项还有很多很多。例如，如何对待生活的态度，就需要认真地进行选择。你是选择舒适轻松的生活，还是选择艰苦繁重的生活？你是选择不懈努力，有所作为，还是选择平平庸庸，无所作为？你是选择乐于助人，做品德高尚之人，还是选择害人利己，不道德之人？你是选择依靠勤劳致富、艰苦奋斗为生，还是选择梦想天上掉馅饼、彩票天天中大奖营生？你是选择一世英明留芳万古者，还是苟且偷生遗臭万年者？或许有人说，我听天由命，对什么都不选择，其实，保持沉默，这本身就是一种选择。

人生对物质上情感上的东西需要选择，对精神上智慧上的东西同样需要选择。比如，当你遇到困难时，如何

新书架

《两面镜子看世界》

黄雯

冷战结束至今，是世界风云变幻多端、地球村异彩纷呈的17年。新闻记者，作为观察者和记录者，是坐在历史最前排的一批人。前排，意味着看得真切与精彩，是一种机会与权利。但它更意味着一种责任与付出；必须以同样精彩的方式将外面的世界还原、描述给读者；这一过程是充满压力的、艰苦的，有时甚至要付出鲜血的代价。《两面镜子看世界》正是凝聚了这些宝贵要素的一部记录。

读过这部厚400多页、收录百篇文章的记录，能感到贯穿其中的一

种简单而深刻的东西，它是什么？美国文学理论大师艾布拉姆斯在经典著作《镜与灯：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》中用了“镜和灯”这两个隐喻——“一个把心灵比作外界事物的反映者，另一个则把心灵比作发光体”。这样的比喻似乎可以移用在这部记录上：通讯、评论如同镜子反映了变化的世界，而其写作者挥洒的激情和深入的思索，是镜中的灯光。这是在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、中国和平发展的时刻，一位中国记者以自己的视角，对于战争与和平，对于世界政治、经济与文化的思考，灯光因而具有了启发意义。

新华出版社出版

连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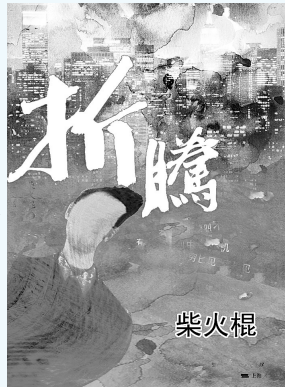
直到那夜，杜琳找上门来了。他着实吓了一跳，散乱的头发被着眼泪的尘土粘在脸上，眼里的目光像个受了伤害的小野猫，更触目惊心的是她那穿着拖鞋的赤裸的双脚，竟然和着泥和血迹。“大寨……我实在没有地方去，宿舍早关了门了，你这里可以收留我吗？”他一把架住摇摇欲坠的杜琳，把她扶到了床上。摘去她的拖鞋，他惊呆了，三四片陶瓷碎片深深扎在她的脚底，“杜琳?!怎么回事?你从谁那里来的?是东庭来?你继续心不在焉混日子。杜琳突然一个电话打了过来：“大寨，大寨……”背景杂乱的呻吟着杜琳的哭声。

“怎么了?怎么了?你慢慢说。”大寨吓了一跳。“大寨，你，你快过来一趟，江平……江平他被人杀了……”于大寨赶到时，江平的尸体已经被直接运走，根本不用抢救，直接运去了停尸房的验尸官那里，做法律上的尸检。江平的妻子于清没有眼泪，坐在那里，听着警察的问话，傻傻的，没有任何反应。杜琳抱着她，间断性地替她回答着警察的问话。警察看到于大寨过来，出示了一下证件，要核实一些情况，必要的话可能要要去警局做一些笔录。

从一些间断的对话中，于大寨大概捕捉到了事情的原委。江平这次回来是谈一些生意上的事情，昨天刚到家，今天白天在家里休息，倒倒时差。警察怀疑是那个租住房子的印度人打死了他的休息，两个人发生了严重的口角最后导致刀见血。这个案子不是一个复杂案件，却是一个悲惨的结局……一个多月后，于清他们也逐渐走出那个沉重的阴影，重新冷静地处理江平身后的一些琐事。一日周末，于清突然再度登门造访，没有过多废话，于清看着杜琳和大寨：“大寨，谢谢你们替我送了江平，在这里，或者说这个世界上，现在最信任的就是你们了。江平在走的时候，曾经很想拉大寨一起做生意的，就是因为这份信任和你们的能力。现在，于清顿了一下，说：“你们必须答应我，我听说大寨公司里有些不稳定，效益也不是很好了。江平现在的公司，我想交由大寨接管……”

“你?”杜琳在昏暗的灯光下眯着眼睛看了他半天，哈哈笑起来，“我会怀疑你有别的事情的，再说，送礼物还管别人要不要啊?”

“你怎么不信?我在你心里就这么没情调?就不能送你啊。”于大寨走到杜琳身边，打开柜子，一伸手把包拿下来，举到杜琳面前，一挤眼睛，“看看吧。”杜琳打开纸包看到那个精致的皮包，一下子愣住了：“大寨，你不用这样的。”杜琳低低地说：“不管发生什么，我永远也不会离开你们的，相信我。”不知道



柴火棍

为什么，杜琳说这句话的时候突然有了一种柔和痛楚的复杂情绪。

由于美国经济不景气，大寨所在的公司面临着大面积裁员。刚进公司不久的肖亦飞首先挨了刀，倒也干脆回国做了“海归”。由于和谢东庭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见过，她自然就进了谢东庭旗下的“腾飞”工作。

大寨曾经偷偷地扔过一些简历给别的公司，但市场状况实在是太糟，收到的都是“暂不招人”的回信。那天在班上，继续心不在焉混日子。杜琳突然一个电话打了过来：“大寨，大寨……”背景杂乱的呻吟着杜琳的哭声。

“怎么了?怎么了?你慢慢说。”大寨吓了一跳。“大寨，你，你快过来一趟，江平……江平他被人杀了……”于大寨赶到时，江平的尸体已经被直接运走，根本不用抢救，直接运去了停尸房的验尸官那里，做法律上的尸检。江平的妻子于清没有眼泪，坐在那里，听着警察的问话，傻傻的，没有任何反应。杜琳抱着她，间断性地替她回答着警察的问话。警察看到于大寨过来，出示了一下证件，要核实一些情况，必要的话可能要要去警局做一些笔录。

从一些间断的对话中，于大寨大概捕捉到了事情的原委。江平这次回来是谈一些生意上的事情，昨天刚到家，今天白天在家里休息，倒倒时差。警察怀疑是那个租住房子的印度人打死了他的休息，两个人发生了严重的口角最后导致刀见血。这个案子不是一个复杂案件，却是一个悲惨的结局……一个多月后，于清他们也逐渐走出那个沉重的阴影，重新冷静地处理江平身后的一些琐事。一日周末，于清突然再度登门造访，没有过多废话，于清看着杜琳和大寨：“大寨，谢谢你们替我送了江平，在这里，或者说这个世界上，现在最信任的就是你们了。江平在走的时候，曾经很想拉大寨一起做生意的，就是因为这份信任和你们的能力。现在，于清顿了一下，说：“你们必须答应我，我听说大寨公司里有些不稳定，效益也不是很好了。江平现在的公司，我想交由大寨接管……”

“你?”杜琳在昏暗的灯光下眯着眼睛看了他半天，哈哈笑起来，“我会怀疑你有别的事情的，再说，送礼物还管别人要不要啊?”

“你怎么不信?我在你心里就这么没情调?就不能送你啊。”于大寨走到杜琳身边，打开柜子，一伸手把包拿下来，举到杜琳面前，一挤眼睛，“看看吧。”杜琳打开纸包看到那个精致的皮包，一下子愣住了：“大寨，你不用这样的。”杜琳低低地说：“不管发生什么，我永远也不会离开你们的，相信我。”不知道